

新版秘藏本民国小说

海市人妖

百花同日生 著





2 033 8740 5

-416

新版秘藏本民国小说

海市人妖

百花同日生 著
林 康 整理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海市人妖》是写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活动在上海十里洋场的一群无聊文人的生活，他们打着诗人、作家、编辑、记者的招牌，厚颜无耻地招摇撞骗，不择手段地欺世盗名，夜以继日地吸毒、聚赌、嫖娼，勾心斗智，尔虞我诈，是一群无德、无才、无聊、无耻的人妖鬼魅，是一帮由流氓、嫖客、赌徒、骗子组成的社会渣滓，从而，轻轻掀开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乌烟瘴气的一角。

以疏放条达之笔，写魑魅魍魉之情，作品虽然缺少理想的光环，但作家大抵意在匡世，用讽刺揶揄的笔墨，揭露现实社会的种种黑幕，痛心疾首，嬉笑怒骂，酷似一部民国时期的《儒林外史》。

海 市 人 妖

百花同日生 著

林 康 整理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聚贤道189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0.25 插页3 字数211000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306-1317-0/I·1198 定价：8.00元

〔津〕新登字(90)002号

序 言

语曰：文以载道。文也者，原此以为载道之用也。故所贵乎文士者，为其能宅心公正，益社会而利群众。若否是者，则其形式虽曰文，而其实不过等诸鸟鸣虫吟，不足以供世用。其尤下者，或颠倒黑白，凌乱是非，舞文以诬世，弄笔以阿众，则其值等于枭鸣鹤噪而下，虽有文适足以长其恶，别人怀宝剑，吾有笔如刀，文人之笔端，固与武士之剑并称也。荆公有言曰：观其立廷论议之时，人人得讲其然否，尚或以忠为邪，以异为同，诛当前而不栗，证在后而不羞，苟以履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况阴挟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恶，疑可以贷褒，似可以附毁，往者不能断当否，生者不得论曲直，赏罚谤誉，又不施其间，以彼其私，独安能无欺于冥昧之间耶？故凡此种营私欺独之文士，其貌则士，其行则妖，或借之以盗名，或资之以诈利，更有藉之以报私仇，快己欲，蝇营狗苟，为乡愚之所不屑为，不敢为，不忍为者，其依阿漠忍，回互隐伏，竟千变万化，不可方物。如狐蜚。如鬼域，如天魔，如夜叉，闪倏狡谰间，名之曰妖而非过。呜呼！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有文无行者流，固社会之蠹贼，群众之螟螣，非得大有力者起而摘其伏，发其奸，为禹鼎，为温犀，使之真相毕露，莫能遁形，则其受害不止。吾友飘渺生，文坛健将也。思

Com 94/175

精笔锐，横扫千军，而又多识当代之事。其为人外圆内方，出污泥而不滓，受众混而不淆，因有所慨。于治事之暇，著“海市人妖记”说部一书。以疏鬯条达之笔，写魑魅罔两之情，叙事则婉而成章，立言则尽而不污，细腻风光，缜密顺理，诚有数之作品，而亦有功世道之文也。原夫小说之作，昉自虞初，而盛于宋元，至“水浒”、“红楼”则极其大成。“水浒”以雄伟胜，“红楼”以细腻胜，飘渺生此作，虽不敢云集两者之所长，而其熨贴、细密、工整、疏泊，则已近代无两。而于叙述各人妖之鬼域情状，则更各还其本来面目，无一复笔，无一雷同，穷形尽相，皆得其妙，实“水浒”以下不可多得之作。昔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此书问世后，一般所谓人妖者，虽未必尽为敛迹，然其多数必将疾首蹙额，以自尤其平日之所为而有所戒惧，或亦有清夜扪心，而失声叹不可为人，以痛自湔祓者。是则是书也，又不可徒以说部目之也。

中华民国十八年一月楮玉生叙于姑苏寓庐

目 录

第一回	黄泥黑水饿鬼变文妖 红粉青铅玻窗来荡妇	1
第二回	香喷喷鼻上解行缠 辫滔滔麝间夸风雅	9
第三回	绝世豆芽香甜留齿颊 撩人蛋饭辛苦好喉咙	17
第四回	一包酱肉千里寻师 三尺馋涎群雄夺美	25
第五回	中宵拚碎镜影共心温 盛夏拥重衾人沾鬼趣	33
第六回	面鹄衣鹑幽魂归夹板 绮天席地酸气满高台	41
第七回	炮灰无恙韩庄血战美人猪 矢概有情鲍市骨争名士狗	49
第八回	留芳遗臭牛马儿孙 惟器与名蹄筋叔侄	57
第九回	说界凄凉名家攫稿费 议场枯寂艳妓散衣香	65
第十回	香水盆汤杨妃初洗禄 胶猪南肉犬子乍求凰	73
第十一回	上议士烟榻发狂盲 旁教员谜摊营副业	81
第十二回	笑逐流莺游仙女惊短梦 自怜玉树神女爱姮娥	89

第十三回	满面寒风守孝子	98
第十四回	纸雨飘零歌地添容	106
第十五回	烟露凄凄战地容	113
第十六回	热血男儿过江论	122
第十七回	心腹之交到石山	130
第十八回	冷眼旁观香粉弄	139
第十九回	面面相觑大绑	147
第二十回	寒风刺骨三分	155
第二十一回	纸雨飘零三分	163
第二十二回	烟露凄凄三分	171
第二十三回	热血男儿过江论	179
第二十四回	心腹之交到石山	187
第二十五回	冷眼旁观香粉弄	195
第二十六回	面面相觑大绑	203
第二十七回	寒风刺骨三分	211
第二十八回	纸雨飘零三分	218
第二十九回	烟露凄凄三分	226
第三十回	热血男儿过江论	234

第三十一回	天伦乐事檀口香腮 教育新方骚歌艳舞	242
第三十二回	倡门艺术改造大小茶壺 裙带风光栽培小馬弁	250
第三十三回	细皮白肉抵借两角车钱 花面珠圆宣传一张马票	258
第三十四回	酒食酬庸德惠常怀电影界 文章有价揄扬直到花烟间	266
第三十五回	积爱成痴推绣被忘形追义子 移忠作孝典金钗拚命捧亲娘	274
第三十六回	两美佐清谈萱草倚间皆内宠 群芳放焰口香花如海聚冤魂	282
第三十七回	琴中著意引鸾皇恭刊广告 马上相逢怀纸笔敬报平安	290
第三十八回	得意是何时只风驰电掣 埋愁宜此地又鬼哭神嚎	299
第三十九回	痴情思下水破釜沉舟 豪气欲凌云空拳赤手	307
第四十回	双柑斗酒爱听莺啼 越管宣毫闲困鬼趣	315

第一回

黄泥黑水饿鬼变文妖

红粉青铅玻窗来荡妇

当著者执笔作这小说的时候，正是草木皆干的炎夏，寒暑表上已超过百度以上。著者忽然衰鬼弄人似的，会巴巴地跑来做海上逐臭之夫。既无所谓广厦万间，更看不见荷花十里，仿佛到了骆驼马粪的沙漠里一般。露天跳舞场里去罢，自惭昏庸老朽，不犯着去做投机分子；屋顶看电影罢，果然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又恨没有一个异性在身旁。了无牵绊，深恐被天风吹去。没奈何，躲在大东旅馆里，开开电风扇，吃吃冰淇淋，消磨这沉李浮瓜的困人天气。等到夕阳西下之后，便向朋友借一辆半旧的跑车，到徐家汇、北新泾、杨树浦各处兜风。露簟清莹迎夜滑，风襟洒潇先秋凉，虽然不及黑夜在西子湖坐瓜皮艇到荷花深处的有趣，似乎又比打茶围坐到马桶里间得味些。可惜跑车的容量太小，除了一个开车的朋友，只坐得下一个我。有时开到飞艇场一带，前面看不见路灯，后面也看不见汽车的电灯，大树森森，黄沙幕幕，耳边只听见呼呼风响，几乎忘了此身尚在上海滩上。相顾凄清，不觉毛骨耸然。

有一天，问天生开了一辆六只汽缸的别克蓬车来，邀我们出去，那时不过六七点钟，鸡鸣狗盗的朋友还没有上市。车上，我和问天生以外，只有一个娇媚的女性。这女性的确风骚浪漫，可是从名义上说，既不是歌舞明星，又不是电影明星，更不是群玉坊、三元坊的明星。但从她的肉体上说，恰兼有以上三种资格，现在姑且笼统称她做交际之花。问天生好像因为车上有一个交际之花的关系，十分高兴，将车只开到人烟繁盛耳目众多的马路上，缓缓的驶着。回头对我们笑道：“兜风还是在静安寺、泥城桥、长浜路一带最好。路又平滑，不会得颠簸，灰土又少，几何舒适！何必跑到北新泾闻粪臭，吃沙泥，又阴惨惨的显着鬼气？”我笑道：“对极了。寺、桥、浜都是极风凉的字面，消夏的期间听见了，都是清凉的。”交际之花到底是个聪明伶俐的小姑娘，便笑问道：“怎么泥城桥不见有桥？长浜路也不见有浜？”问天生笑道：“上海人是只讲虚名，不求实际的。岂但泥城桥没有桥，长浜路没有浜，就是你交际之花也何尝有花？”我插口道：“她怎会没有花？而且，她所以值钱吃香就完全靠那一朵花。”问天生拍手大笑道：“我真糊涂了。‘露滴牡丹开’和‘一枝浓艳露凝香’不是花是什么？妙在这花总和露水有缘，倒也是件不可解的事。”交际之花听见“露水”两字，恨得伸过手去拧问天生的痒骨。我忙喝道：“你们不要瞎闹，当心汽车开到水门汀上和电线木头开司。(Kiss)那时不但花上有水，而且那水真有浓厚的色彩，不愧为红艳凝香哩！”交际之花方含笑放手。问天生喘息了半天，正色道：“小妹妹，告诉你一句老实话，你到了房间里样样事都有经验，一出房门你的经验就太少了。以前，泥城桥

何尝无桥？长浜路何尝无浜？不过现在像你的花，到了房间里以后，想法填满了罢咧。”交际之花的手被我捉住了，咬牙切齿的只骂“断命人”、“要死的”。问天生又笑道：“从前浜没有填满，臭水一泓，烂泥成酱，那种气味实在不合卫生，并且天阴夜黑时，常常听见鬼哭的声音。现在浜都填成马路，那些游魂无所依附，只得暂借忘八兔子贼的躯壳在马路活动，却偏要附庸风雅于是浜内少了一些怨鬼，海上跑出无数文妖，不但白天里就可以听见啾啾的鬼声，并且将那些臭水烂泥的气味乔迁到报纸上面。试想：六月炎天拜读他们的大作，合不合卫生？”我笑道：“骂得好！骂得好！幸亏老夫平日还不曾附庸风雅，笔底下也绝对没有什么臭味，否则，被你当和尚骂贼秃，教我何以为情。”问天生道：“上海近年有三多：婊子多，兔子多，文妖多。这种文妖，毕竟是刚从阴沟里出来的，不耻下流，成天的跟在婊子、兔子屁股后面跑，腥臊之气令人掩鼻。他们少不得还要互相标榜，以为是风雅之气呢！凭良心说，他们多少总和风雅有点关系，不过要在风雅之下加‘扫地’二字。”我笑道：“你也太骂得刻毒了。文妖便再不耻下流些，何至于同婊子、兔子并做一谈？”问天生冷笑道：“将他们和婊子兔子并做一谈，还算看在‘文’字面上恭维他们的，实在他们拿婊子、兔子当衣食父母，而自居于灰孙子的地位。本来，他们做灰孙子干我们甚事？可恨他们操最下等的贱业，却定要掬着文人的招牌，以禽兽而衣冠，顿教衣冠中有禽兽。自有‘文’字以来，从没有受过这等奇耻大辱，为世道人心计，真不能不设法将这些贪人败类投界豺虎。”我听了问天生的话，将信将疑，微笑道：“假使世界上

真有这样无耻之徒，只怕豺虎还没吃它们的肉的胃口呢。”问天生也不禁叹道：“谁愿意将这些下流东西挂在齿颊？但是事实会告诉你。”

这夜，将那交际之花送到跳舞场里后，我们回到旅馆里。问天生喝着汽水、啤酒，谈了些文妖的怪状。朋友们都笑道：“没有的事！你太会骂人了。”问天生扬脸道：“我一生不晓得骂人，凡是经我骂的都不是人。”众人想想又笑。我也觉得问天生嫉恶太甚，但是口中所演说的妖形怪状，弃之又未免可惜。暂且拣几件不会惊世骇俗的趣事发表出来，不敢说文妖现形记，只能说是名士风流的写真罢。正是：

唯大英雄能本色 是真名士乃风流

话说爱文义路池浜桥附近，有一片小小的理发店。地点固然不当冲要地方，也很狭小而齷齪，一般漂亮朋友只远远望见那油灰的门窗，便要掏出手帕掩着鼻子紧走两步。那店主东抱着薄利多卖的主义，在玻璃窗上贴了一张红纸条儿，写明：剪发小洋一角。因此居然座客常满，但都是些赤脚短衣的劳工神圣。一天，是初夏的黄昏时候，左邻马车行里几个小马夫溜了马回来，洗了脚，换了衣服，一齐到理发店里修面。那些理发匠和他们平时胡调惯了的，手里耍着刀花，口里说着笑话，嘻嘻哈哈的甚是热闹。

忽然，门缝里伸进一张有红有白的脸来。一个小马夫唤做金生的，便学店主东的声口道：“乖乖，好一个美人儿！杨老板你的姘头来了，他妈妈的真有福气。”杨老板眯着老鼠眼睛忙向外面看时，那女的已扭扭捏捏的走了进来。穿一身白华丝葛的衣裤，内衬着粉红洋布的短衫裤，颜色很觉娇艳动

人。头上插着两朵小红绒花，一阵桂花头油的香味，好像到了昼锦里。脸上脂粉狼藉，也看不出她忠实的年龄。一双手又肥又黑，套着一副半斤重的银手镯，指上也戴了两三个黄澄澄的戒指，每个足足有三四钱重。一只手牵着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娇声道：“杨老板忙罢！你老板娘呢？”老板娘听见外面有女人喉咙，忙撇了手里的马桶盖跑了出来。笑道：“原来是史家嫂嫂！今天是什么风吹来的？”老板娘还没有跳出来时，杨老板正想开口，喉咙管被一大块顽痰梗塞住，再也做声不得。直到此刻才挣扎着把痰咽下肚去，嘴向里面努着道：“她在里面呢。”老板娘笑骂道：“杀头的！人都出来了，放什么马后炮？亏你平日大马金刀的卖老，客来了就慌了手脚了。史家嫂嫂不要见笑，他是乡下人，不懂得规矩。”史家嫂嫂笑道：“乡下人心地忠厚，我倒欢喜这种人。像我家那个臭乌龟，鸦不鸦凤不凤的，偏不肯安分，那才气得人肚皮痛哩！”说得店里的人一齐哄然大笑。杨老板脸上倒红了一阵，口里连道：“请坐，请坐！”老板娘道：“你瞎了眼睛不成！外面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你让客人坐到什么地方去？史家嫂嫂请到里面去坐，就只地方龌龊点。小三子几个月没看见，格外的长大了，且进来喝一杯茶。”说着，双手搀了进去。杨老板眼睛望着里面小布门帘儿，一只手不住价索索的发抖。金生笑道：“当心点，我的眉毛还要留着摆看的！”好了面，就看见老板娘掀着门帘儿向他招手，杨老板伸了伸舌头，胡乱替金生修罢。老板娘问道：“你空不空？”杨老板忙道：“空，空，空！”老板娘道：“你空就进来一趟。”杨老板马上呵着腰钻了进去。老板娘道：“史家嫂想将小三子放在我们小店里做

学徒，你看怎样？”杨老板连连点头道：“史家嫂嫂肯将小三子放在我这里再好也没有的了，请放心，我决不敢将他做外人看待，我只当他是我的儿子，而且看得比自己亲生的还要好。如果他身上损伤了一根汗毛，史家嫂嫂尽管高抬贵手，左右开弓刮我老大的耳光。”老板娘拦住道：“你听我说，沙承史家嫂嫂看得起，将小三子放在我们小店里，我们当然十二分的欢迎。不过，剃头的毕竟是下等手艺，我们小店又实在太小了，只怕耽误了他的前程。”史家嫂嫂笑道：“啊唷啥，你太客气了！说什么下等手艺，像我吃这碗把势饭倒是上等的手艺么？原先倒也想教这孩子读几年书，或者可以替乌龟吐气。不料这孩子究竟是从我这坏洞里出来的，生成的下流性儿，样样事都还有点小聪明，就只读书没有长进。你看他这一头的痢痢，就是个没出息的样儿，所以我也死了这条心了。现在，我又要跑码头到汉口、芜湖一带，这孩子放在身边总是一个累赘东西。无论如何要请老哥子老嫂嫂将他收留下来，将来一定想法子报答你们。”老板娘道：“史家嫂嫂言重了。我们小店里正少一个学徒，就怕你家老板说话。”史家嫂嫂颈儿一扭，眼儿一瞪，哼了一声，道：“有那死乌龟说话的分儿么？又不是他的种。”杨老板夫妻都笑得前仰后合的。杨老板捉住小三子的手，问道：“你今年十几岁了？”小三子道：“十五岁。”杨老板道：“十五岁就有这么长，可以看做十六七岁咧！”史家嫂嫂道：“看外表怕不像个大人，里面只装了一肚子的浆糊。”杨老板又问道：“你读过几年书？能看得懂小说子么？”史家嫂嫂叹了一口气道：“书怕不读了三四年，进小学堂时是初等一年级，出来时还是初等一年级。我

们吃这碗把势饭的，别的字不会写一个，正字总应该会写的。那死乌龟何尝进过小学堂？读过什么书？每逢我接着一个客，他就写一面。只消我接着了五个客，他那个正字就写得端端正正的了。只有这不争气的东西，到现在连一个正字都写不相像。说他笨如牛罢，什么吹箫、吹笛子、拉胡琴、唱京戏、酒州调、十八摸、打牙牌，他无一不会，真是个下流坯子！”老板娘笑道：“他到我们小店里倒再配胃口也没有。外面那些司务，吃了饭没事做，没一个不拉胡琴的。”史家嫂嫂站起来，拍了拍衣服道：“这孩子我就拜托二位了。停会儿我教人将他的铺盖和衣服都送了来。这孩子顽皮得很，你们也打得，也骂得，千万不要纵容他。我从汉口回来时，再来面谢。”又对小三子道：“你从今天起就住在这里，一切听杨伯伯管束。如果不服教训，将来看我揭你的一层皮。”老板娘道：“你几时动身到汉口去呀？我到轮船上来送你。”史家嫂嫂道：“你们不要客气！我大约明天不走后天一定是要走的。好在长江的轮船多，天天可以走的。”老板娘道：“我们难得会面的，再坐一会儿，吃了便饭再走。”史家嫂嫂道：“不坐了，我还有许多琐事哩！”杨老板还待挽留，老板娘瞪了他一眼就不敢做声了。史家嫂嫂千托万托，又叮嘱了小三子一顿，才扭扭捏捏的走了。小三子只睁大眼睛望着她的背影儿好笑。杨老板夫妻一路送出了来。

几个小马夫和理发匠还在那里指指戳戳的说笑。一个小马夫舐唇咂嘴道：“好香的油！好白的粉！杨老板只要汤她一汤，包管也会变做小白脸。”一个理发匠笑道：“这样说法不是揩油，简直是揩粉了。”金生摇手道：“轻点，当心被老板

娘听见。她新近从镇江运来了几十坛陈醋，一坛坛都给打翻了，那才不是玩的。”老板娘回过脸来笑道：“我是老太婆了，还喝什么酱油汤！只要他那几个钱去结交她。”杨老板这时胆也壮了，忙笑道：“我还是情愿抱着这黄脸的老太婆睡觉，到底是清水货。那个骚婆娘他妈妈的那一脸铅粉，我一看见魂都销了，真教人又爱又怕。”老板娘听得很舒服，忽然“咄”的一声，铁青着面孔道：“你怕就怕，怎么又爱起来了？”杨老板笑道：“我是爱她的粉，想借了来糊墙壁。”大家听了都笑。老板娘又笑道：“死人不识相，一定要留她吃饭。你要晓得她一天全靠个夜市，怎么肯在这里耽误她的生意？”杨老板回头望了望，候的面容改色，一只手将老板娘的嘴紧紧掩住。大众一齐吓得跳了起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香喷喷鼻上解行缠
辩滔滔塵間夸风雅

话说杨老板看见小三子在里面探头探脑的，便伸过手去掩住老板娘的口道：“你可以少说两句罢！她的儿子这样大了，当着他说她的丑话，究竟——”老板娘推开他的手，鼻子里笑了一声，道：“我已经说了便怎么样？怕他去叫了她来，夺了我的毛去！”杨老板缩着头笑道：“倒是我胆小的不是了。”老板娘低头看见地下尽是短头发，便高声道：“小三子，躲在里面做什么？丑媳妇总免不了要见公婆的。快些走出来，将外面地下扫一扫。”小三子答应着，捧了一把扫帚出来，弯着腰扫了半天。老板娘顿脚道：“你是怎样扫的，将短头发都扫到我的鞋子上？幸亏我的钱没有你妈那样来的容易，穿不起那样漂亮的鞋子。否则，雪白缎子的鞋帮儿，再绣着五色丝绒的花儿、朵儿，经你这样寻开心，那还了得。”小三子嘻嘻的只笑。老板娘又道：“做事也不像个做事的样儿，教你来扫地，只在地板上画两个圈儿就算了么？”小三子不敢做声，低着头扫了又扫。老板娘恨恨连声道：“也不洒点水在地上，灰尘扬得到处都是，我瞧你就是个挨打的骨头。好了，好了，快